

俶

名譯

俾

斯

麥

傳

(下)

俾

名譯

俾

斯

麥

傳

(下)

廣文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初版

俾斯麥傳

平裝全二冊定價：新台幣三八〇元

譯者 逸名

發行人 王道榮

發行所 廣文書局有限公司

承印者

台北市南昌路二段二〇〇號
郵政劃撥：二一九九帳號
電話：三四一九六六〇號
南昌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德昌街一八五巷三四號
電話：三〇一四三六二號

經銷者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零捌叁貳號

第十六章

拿破崙不想打仗，卻不得不打仗。我們難以曉得法蘭西要什麼；法蘭西的諸多奢望是不是與日耳曼統一勢不兩立，統一是在眼前的事。大約關於這件事並無廣播的感覺，因為七月間所發露的憤怒只限於巴黎一處。就是發露，也不過在幾條街上，而這種的發露又是幾家報館替政府辦的。我們若要證明法蘭西人民的感情，只有五月間國民大會所給的有定表示。這次國民大會，雖用過壓力，行過賄賂，但是投拿破崙的票不過七百萬張，投反對他的票，共總有五十萬張，不投的票，卻有三百萬張，表示不響的反對。因為輿論以為拿破崙的政治，是專注意於維持法蘭西的偉大與榮耀，反對的與不投票的，表示他們願意有勞工與太平的一種接連政策。法國民族，天性本來是好安靜的，喜歡尋樂的，不過被一個很聰明的領袖，或被痛心的需要所激怒，不然的話，顯然是不願同毋論那一國爭鬪。一個征服人若要保留他的地位，必要當衆出風頭，國人這樣的態度，卻會危及他的地位。那時候國人大抵都願意太平，願意共和。法蘭西皇帝那時候有病，雖然很怕打敗，怕到發抖，他卻以打勝仗的成數，作孤注一擲。

經過普法兩國爭奪盧森堡之後，拿破崙當打仗是在所不能免的了，鬧過之後，俾斯麥很受逼迫要阻止打仗。拿破崙與意大利奧大利都磋商好了。一八七〇年春間，他同奧國大公商量過，起了一個共同行動的草稿，同普魯

斯打仗。同時他派葛拉蒙特 (Gramont) 當外交部長，因為他個人雖然憎惡葛拉蒙特，皇后與在朝的反對普魯斯黨逼他派他。謠言說道，在一八六六年間，那時葛拉蒙特曾想攻打普魯斯，俾斯麥說「葛拉蒙特是個獻子。」這幾句話被葛拉蒙特聽見了，發誓要報讎雪恨。內閣的戰爭就是這樣全預備好了，只要有一句可以藉口的話，就要發作。藉口的話，不久就有啦！

西班牙人把他們的王后閔走了，他們到處找一個新君，都找不着，後來他們向日耳曼找，日耳曼的諸多王室拿君主供給半個歐洲，霍亨索倫氏的旁支方纔拿一個君主供給羅馬尼亞 (Roumania)，西班牙人就向旁支探問。威廉王是霍亨索倫氏的家長，先要同他商准；他卻反對。俾斯麥卻不然，他的政策是要盡其可能的，替他的字號多開幾個分號。我們若猜他的直接目的是要同法蘭西鬧翻，這就是糊塗啦。我們所應該猜的，最多不過是說他以爲一個霍亨索倫氏的支派，作了西班牙王，較爲有利於普魯斯，好過使巴黎安靜；以爲外交勝利又好過一個霍亨索倫氏支派登了西班牙的王位；又以爲兩方諒解又好過外交勝利。他雖然見得爲統一日耳曼起見，戰事快要發生，他打定主意爲統一而預備一戰，他既無理由，亦不想出於一戰（例如以一戰而保固亞爾薩斯），他並未在他的方面找藉口的話，他卻深知法蘭西會在西班牙事體找着充分的藉口。到了這個時候他的主要定見還是等候時機。

一八六九年五月間，在未正式提議之前，所以當貝內得提宣言的時候說，倘若一個霍亨索倫氏承受西班牙

王位，一種頭等衝突就要發生啦，俾斯麥避免勸君主禁止承受。他當這整件事是家族裏面的事，王室的支派可以自由行動。他不肯給正式擔保，因為他要延宕他的對頭，他很快的曉得這是一個很爲難的問題。君主已經不願意旁支承受羅馬尼亞的王位，俾斯麥怎樣勸動他允許旁支承受西班牙王位呢？

「西班牙現在瀕於無政府，假使日耳曼想免他們受這樣的危險，西班牙人會極其感激日耳曼的。論到我們與法蘭西的關係，我們最妙莫如使法蘭西的那一邊有一個國，這個國的同情，是我們所能倚賴的，法蘭西要計算到這一國的感情的。」況且這個計劃會省普魯斯一兩個師團。所以使君主打定主意，答應旁支作西班牙王，就是因爲能够省了兩個師團。

俾斯麥曉得這一步可以發生戰事，他預備冒險因爲他只爲普魯斯的權力而努力，只爲這件事努力以利於政治的諸多目的（因爲今日他不甚注意於亞爾薩斯，如同在一八六六年間他之不甚注意於奧大利的西里西亞）因爲他不獨現在既不要，毋論什麼時候他也不要爲普魯斯而征服日耳曼的或異族的土地，他還是同從前一樣，不過要在日耳曼取得他自己的政治領袖地位——他預備同拿破崙打仗，即如他從前預備同法蘭西斯約瑟打仗。現在因爲統一日耳曼，如從前之造成北日耳曼的聯盟，必要用強逼手段，然後這些王公們纔肯答應的。一個日耳曼的政治家的有理的欲望，要把他的同種都團結起來，甚至於逆他們意思，就是這兩次戰事的決定的原因。其實在日耳曼並無亞爾薩斯問題，亦如在法蘭西並無來因河左岸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是兩國的幾個好

誇張的人們所創造出來的，他們想激動好和平的人們相打。在維也納與巴黎的政客們有權阻止與他們的邊界接近的諸邦成爲一個統一的國，亦如日耳曼種人與王公們，有權努力造成這樣的統一——他們的努力辦統一卻是時作時止的，又無不變異的計劃。俾斯麥在尼高爾斯堡所說的俏皮話，說奧大利攻打普魯斯並不見得無道德，有甚於普魯斯之攻打奧大利，這句話可以推用於法蘭西之戰，只要小歐羅巴一日受列強與聯盟的領袖與霸主的過火的激情之害，其餘的民族就不肯一日肯讓一個民族辦成統一，由是而得增加的勢力，除非打仗，纔肯讓他們辦成。

俾斯麥的目的常在乎可能的事，絕不在乎可欲的事，這時候爲兩個互相衝突的動機所困，他要謝謝日耳曼人的破散與仇視。假使他是一個巴威人，他會用他的強固意志，阻止在普魯斯之下的任何統一。但他是一個普魯斯人，他要這樣的統一，他的傲性的基本感情——個人的，階級的，民族的傲性。同時，他以政治家的地位承認從普通日耳曼觀點看去，他的欲望是一個合理的。這樣理想的承認同他的自然欲望相聯合，就使這樣欲望實在可以見人，使人更易於以其歷史知覺把他所施於南方的壓力（南方不承認的）說得合理。假使「這個民族只能在普遍的一陣發怒中而統一」是個事實，除了異族入犯，激動這種公憤，此外還有什麼事能够這樣容易激動呢？恐怕法國政策，所以變作與解析家俾斯麥的性情相合，就是由於走這樣的心理的道路，他所不求的戰事，亦由此使政治家俾斯麥見得是可欲的。

他在西班牙事體中窺見有使事體發作的可能，他曉得要推倒許多為難，因此他的外交熱心受了興奮。現在他派兩個辦事人到西班牙，一個是步克，一個是陸軍軍官，使已經半拋棄的提議復活過來。這是件秘密事，因為他要一件已成事實與拿破崙對抗，只要一提起反對，他要置拿破崙於錯誤地位。西班牙原是一個獨立國，為什麼不許牠喜歡隨便去什麼地方找君主？正式的提議已經送去啦，不讓威廉曉得就去息馬林根 (Sigmaringen) 承認啦！「普魯斯王心理很嚴重的掙扎幾次之後，滿肚子不願意，答應了。」

在未正式宣布之前不久，這件事被巴黎知道啦。脂膏已經放在火上啦！葛拉蒙特在一個半公半私的論說中起首吠啦，巴黎的報界的狗，趕快也吠起來。報紙很發怒的（也許是真的也許是裝的），說「西班牙選擇一位日耳曼君主，令人詫異。」其實是因為葛拉蒙特曉得俾斯麥說看不起他的話，想當衆打這個普魯斯外交部長一巴掌，使天下人都看見！

俾斯麥這時候在瓦森休息，盛夏之間下過一次雪，他寫一封信給他的夫人說這件事：「我這幾天吃梭魚與羊肉，今天吃梭魚與小牛肉，還吃龍鬚菜，這裏的好過柏林的。一場雪把許多嫩的柵樹都傷了，把許多橡樹秧變黑了。你的玫瑰花更受損傷，自從降雪以來有六架或八架接枝的玫瑰樹毫無生意。大麥也受損傷，馬鈴薯好像倖免。我一個人吃飯很無聊。在熱氣裏頭爬山，我別的不想起，只想起格拉茲 (Graz) 皮酒。咳都吃完啦，克列特 (Kletto) 皮酒也完啦……我沒得東西喝，只好喝北勒斯勞 (Breslau) 皮酒；但是這種酒裏放了苦東西，常喝是不好的，飯

後我走過大園與幾處保養獵品的地，看見四條小鹿，有三條是牡的。你的赤楊林長得很好，也略受雪傷。杉林下的黑地長了三尺高的開花小樹，都變白了，同開花的番石榴一樣（我附送標本給你）還有野迷迭香……我十點鐘睡。」

後來不久（當下炸彈已經在巴黎炸裂了），他正在屋裏走上走落，授意給人，自己口裏說，叫人寫，他要登報的話，答覆巴黎所激動的熱鬧。他口裏說「幾整堆的意思要登報的，還有詳細的論說。公事上的話，卻全要說得很安詳的；但是半公半私的話，要把法蘭西的過於自大，要說得十分嚴重，不稍假借的，法蘭西皇后正在煽動，好像必要看一次西班牙立君的新戰爭……法蘭西人好像一個巫來由人，這個人發狂怒，在街上發瘋，口吐白沫，手執彎曲小刀，逢人便刺……」七月六日，葛拉蒙特在議院有一篇演說，七月七日俾斯麥讀這篇東西：「我們想，我們只管敬重一個鄰國的權利，我們卻不必忍受一個外國，立本族的一個王公登了查理第五的大寶，這樣一來，就擾亂歐洲的平權，不利於我們，而且危及法蘭西的利益與體面，倘若這種不利的事發現，我們應該毫不遲疑毫不示弱的，盡我們的本務。」喝采之聲如雷，當俾斯麥讀這篇演說的時候，對喬特爾說過：「這好像是要打仗呀！葛拉蒙特若不是打定主意的話，不會這樣說的……假使我們只要能够立刻攻打法蘭西，我們必定得勝的！可惜我們不能——有諸多理由。」

法蘭西大使奉了葛拉蒙特之命，當天要親見威廉王。這是照規矩的，因為俾斯麥不肯由平常政府機關，討論

這個家族的問題。

威廉很和氣，這個好人不願意他在延木斯 (Ems) 見夏受擾動；俾斯麥想忽然的拒絕貝內得提，君主卻不然，同他討論。君主見得這件事很不好，初九那一天，他就告訴貝內得提說他以霍亨索倫族長的資格，預備勸他的堂兄弟辭去，他打發一個副官到息馬林根，威廉寫信給王后說道：「我希望上帝使這個霍亨索倫聽理性的話！」等到俾斯麥在瓦森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他發狂怒，喊道：「君主起首退縮啦！」他覺得他被撇開啦，他覺得威廉的動作，會被人解作是一種的普魯斯讓步，他趕快發電求見君主，復電遲至十一日纔到的。他等了一整天，令他害怕十二日他同喬特爾往柏林，因為他必要走過國都，走了十點鐘路之後，當他的馬車趕到外交部門口時，他就接着一封電報，他着急到如同發熱病一樣，不下車就拆看，電報告訴他貝內得提在延木斯再進步嘗試，君主會給他客氣的答復，毛奇與羅翁很匆匆的被邀來吃晚飯，不久就同俾斯麥在一起，當他們吃晚飯時候又到了一封電報，說的是，霍亨索倫想登西班牙王位，已經取消啦。

事後俾斯麥寫道：「我最初的思想就是辭職；我當這樣的被逼而讓步是日耳曼之恥，是我所不肯負責的……我覺得極其抑鬱，因為我想不出什麼法子來補救這損害，畏意政策必定使我們的國家地位受損害，除非我有意同法蘭西挑戰……所以我不想再在延木斯啦，我請攸連堡 (Eulenburg) 伯爵去延木斯，對君主解說我的諸多見解……君主走入一個他所了不了的地位，他要謝謝他的性向要自己辦國事，要自己負責……我的高崇

的主人……有一種很強硬的性向，即使不自己親身判斷重要問題，至少也要插手干預，所以他不能夠善用在背後作事的妙法……這樣的錯誤，大抵可以歸咎於王后的潛力，她從科不林士（Colenz）運動他。他今年七十三歲啦，喜歡安靜，不願在一個新戰事裏頭冒險，失去一八六六年所得過的勝利。當他不為裙帶潛力所移時，他是最顧國家體面的……王后受了女人膽怯的病，又無民族思想（無愛國感覺），君主以武俠感情對待女人，所以他無力抗拒從她而來的潛力。」

這是事過二十年後，俾斯麥說普魯斯王與王后的短處的話。葛拉蒙特當打敗政治的仗時候，描寫當日的事情，說了許多怪責拿破崙與朝廷的話，俾斯麥說國王與王后的短處卻不是為這個原因，那時候已經辦了許多大事，得了許多大勝仗，君主的不顧國家體面與王后的不知愛國所激發的感情，我們以為可以從此消滅啦。他還要說這種話，他的滿肚子不高興所以仍然存在，因為他憤怒君主不該關於這件「家族的事」獨斷獨行，當天晚上他寫信回家說他不久就回來，他卻不能說他回來是不是宰相。

他整夜盤算，想計劃，一面是傲性一面是怨恨，騷擾他，使他睡不着。十三日早上，他得着新聞，不是從延木斯來的，是從俄國大使館來的，他曉得巴黎還不满意。他放心啦！現在他同英國大使談話，能夠取得正當發怒的地位啦。他說過：「巴黎若再要求，天下人將看見法蘭西的真正欲望是要打仗報讎，我們決定不容忍任何羞辱，法蘭西要挑戰，我們就戰……當法蘭西的軍事預備一面趕過我們的頭的時候，我們不能坐視不動……我們要可靠的擔

保，抵抗忽然來攻的危險！葛拉蒙特必得收回他的恐嚇演說，不然，普魯斯將要求滿意。」

諸多事體都走差啦，他再把事體弄順，他的眼光甚短的對頭，兩目無覩，才力完全不及他，把事權交他掌握。昨天當俾斯麥正在路上的時候，霍亨索倫旁支王公正在不要當西班牙王，葛拉蒙特自出己意電諭貝內得提請普魯斯王關於這件辭卻當西班牙王的事正式宣布。同時他逼駐巴黎的普魯斯大使威爾德（Werther）函告威廉王說拿破崙要他一封信，宣言普魯斯不作傷及法蘭西利益或威嚴的事。葛拉蒙特希望他一旦有了這兩件公文備案，他就能夠在議院打一個有異彩的勝仗。那天晚上他在聖克老特（St. Cloud）露出發怒與擾動的神氣。四天之前，拿破崙病得很重，不肯受他的顧問們所力勸的奏刀手術，他害怕手術會致命，再過三天他受手術。假使他這時候受手術，他或者死在刀下，卻救了許多人的性命，不死於戰場。

俾斯麥一聽見葛拉蒙特對普魯斯大使的提議，就狂怒，因為他只客氣的說勸他不必作就滿意啦。俾斯麥趕快把威德爾調回來。威廉在延木斯接到一封恐嚇的電，這是俾斯麥發的，裏頭說威廉若再接見貝內得提，俾斯麥就辭職，毛奇與羅翁下午來同他吃飯。這兩軍長昨天還是主戰的，他對着他們再說不滿意的話，宣言他想辭職。羅翁說這就是等於退縮，凡是常軍人的卻不能退縮。俾斯麥挺得直直的答道：「你們兩位是軍人，是奉號令而動作的，你們不能與一個負責的文臣有相同的見解，我不能犧牲我的體面於政治。」隨後有一封新的密電到來，是阿比肯（Abeken）發來的。

「君主寫信給我說道：『貝內得提伯爵在散步地方走上來，對我說話，要求我——最後他苦苦的要求我——要我答應他，立刻發電說，倘若霍亨索倫支派人選的問題復活，我擔任永遠不答應。最後我頗嚴厲的拒絕他，因為我不可亦不能無窮期的答應擔任這種事，我自然告訴他我尚未接到新消息，因為他從巴黎與馬德里(Madrid)得着較後的消息，後過我所得的，他又可以明白，我的政府並不預聞這件事。』此後君主接到安敦尼(Anthony)伯爵一封公文。君主已經告訴貝內得提伯爵說，他正在等王爵的新聞，君主因為上文所說的強硬要求，照行攸連堡伯爵與我的條陳，決意不再接見貝內得提伯爵，由副官告訴他，君主已從王爵得到貝內得提所得自巴黎的新聞的證實，所以無話再對大使說，君主任從貴大臣定奪，貝內得提這樣的新要求與君主的拒絕他的要求，是否宜於立刻告訴我們的大使們與報界。」

若把宮庭文章的裝飾品去丟，這封電報的話表示極烈的憤怒；攸連堡護守俾斯麥的訓條而獻的條陳，就是決定輕重的最後一髮。攸連堡當俾斯麥的祕密使者，把聯邦令宰相的發怒告訴君主，報告了毛奇與羅翁兩個人的心境，又說過這位宰相一曉得君主的行為就很高興——最要緊的還是俾斯麥不肯來延木斯，還有一封恐嚇的公牘！君主對待那個法蘭西人外面是很客氣的，『不過神色嚴厲些。』在私下裏他們必定都是很生氣的——因為倘若這位好苛求的阿比肯（他這個人連一隻蒼蠅都不肯傷害的，更不肯無禮於一位公爵）能够正式說「強硬要求」與「拒絕」，我們就可以推論而得在會議的時候，所用的字眼必定利害得多，副官奉命對一

個強國的大使說君主再不接見他啦，再沒得什麼話對他說啦！最後這位老先生，也許是攸連堡示意的，也許是副官中的一位示意的，忽然想起這樣的拒絕，應該趕快宣布，要很鋒利的宣布——由各大使與報館宣布這一次又同一八六二年間一樣，那時候從朱特博回來柏林（但這次是經由一個居間者），俾斯麥使他的居君位的主人覺得他要試他的陸軍軍官的材料，他辦事必要減少些無決斷。

這件公文，擺在俾斯麥的飯桌上，第一層，有令人頹喪的效果，兩位軍長都失去胃口，他們「不肯吃不肯喝，我細閱這件公文幾次，我說及公文內載有君主所授我的權力……我問毛奇幾句話。我問他，他看我們的軍事預備怎麼樣，眼見得戰事臨頭，我們要多少時候纔能預備好了。」毛奇答稱，戰事愈發現得快，愈有利於普魯斯，好過展緩，俾斯麥立刻拿起筆來，當着衆人面前，把密碼公文賅括起來，把下列的一篇東西公布：

「霍亨索倫的世襲王爵，已經放棄願登西班牙王位的全數要求，曾經西班牙政府正式把這樣的放棄轉達與法蘭西政府，法蘭西大使得了這種消息之後，還在延木斯再要求君主，再求君主准他發電到巴黎說君主自己擔保倘若選擇霍亨索倫氏作西班牙王這件事復活，永遠不答應這個被選的人作西班牙王，君主於是不肯再接受見法蘭西大使，傳諭值日副官說君主再沒得什麼話通知大使啦。」

俾斯麥並未介紹什麼新字句入這件公文，不過是布置好了。刪了些字句，卻未加新的。原文「再沒得話對大使說啦」被他改作更客氣的句語「再沒得什麼話通知大使啦。」對使臣們，對報館公布（這樣舉動很會有重大

效果的。這一篇話，原是君主所提議的，其實就是命令他照辦，剛纔把這件公文重新布置好的人，能够在想像中聽見譯成法文的字句，能够想像販賣巴黎報館所出的號外在大街上叫喊他們「拒絕」。但是俾斯麥並未作僞，他所作的不過是把原文弄緊湊些，原文好像一個長而不成形的氣球，裝空氣不多，所以不能在空氣中起來，他沒得氣的一部分解開，餘下的現在是一個圓而裝滿氣的球啦，飛上天飛得很快，使千千萬萬人都可以看見啦。經他這樣安排過之後，這件公文不過成爲俾斯麥對於法蘭西大使所應該說的答復，這樣就逼他不是宣戰就是屈服。李普克尼希後來雖說「這件公文是一件罪惡，在歷史內幾無其比，」罪惡卻不是俾斯麥的。其實罪惡不在此，而在當時的社會與政府的式形，任由兩三個人不問國人的意思就打仗。

況且俾斯麥要出威廉的不意，當他打定這次如電光那麼快的主意時候，他正在想到君主，俾斯麥生平遇着相同的事，這樣的當機立斷，以爲是許多年的思想的適合的極點。俾斯麥要趁勢辦去，不肯延誤，因爲明天王后來說，後天太子來說，主張和平，以事實論，俾斯麥一公布這件公文就不能不打仗，不必問君主啦。在一個短時期間君主主戰，我們從第二件從延木斯來電看得出來。這第二件延木斯來電報告第三次拒絕接見貝內得提，這第三次拒絕的措辭如下：「君主今早所說的，就是君主關於這件事而說的最後的話。」這就證實俾斯麥的安排過的第

一封電

俾斯麥的動作是合邏輯的，他曉得總司令已經說過時機是有利的，又曉得最後幾年的發展表示不能不出

於戰——設使要辦到創造一個實在的日耳曼。因為他以心理學家地位曉得他的成功，大多成分要依賴歐洲的心境，他以為這是最好的時機，他就乘機而動；因為不獨在事實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是人家同他挑戰。我們生於數十年後的人若能夠看到為一個民族的將來統一，是值得打仗的，我們誠然看得我們的法蘭西鄰居們其實不能再處於更壞地位，他們既要打仗以阻止日耳曼統一，卻反被人強逼以出於一戰。

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就是當天下午俾斯麥能夠找着一個動機與一個地位，就是末後一個親法派的巴威人與末後一個反對普魯斯的符騰堡人，也要被煽到發怒的。三天之後，國人的幾千萬個口，造出一派謠言來，說這位酷好和平的老王在礦泉早上散步，那個壞種的法蘭西人躲着等他，藏在深林裏好像一個刺客。當俾斯麥安排那件公文的時候，他的有先見的眼，立刻就看到這許多事體，還未到半夜，這件公文就在歐洲各國都，放了一響很可怕的炮。

第十七章

一個星期後，兩國的君主同時在柏林與巴黎發出話來，告訴世界，說一個仇敵強逼這國的人拔刀出鞘。上帝會維持過我們祖先的正當事體，現在也將維持我們的正當事體云云。兩個議院都請他們的議員執械以待，投票通過，要選員們出錢助餉，咬牙切齒——實在卻並不曉得，甚至於並不仇恨敵人。在近代歷史裏頭，這是第一次，在這個七月間，兩國都有幾羣的人反對打仗，有一篇敬告萬國勞工們的書，是從巴黎發出的。書中有兩句話說道：「從全數工人的眼光看來，打仗以解決平權，或扶助一個帝王朝代，只能是罪惡。」有許多演說與宣言書唱的都是相同的腔調。在薩森與巴登的議院所說的話的迴響又渡過來因河回來。惟有在普魯斯無人敢這樣說話，在這裏的社會黨所能作到的，不過借保護法蘭西人以反對拿破崙，主張同法蘭西皇帝打仗。隨後國際勞工的總委員會宣布，勞工們必得出力於日耳曼自衛之戰，卻必要抗拒任何嘗試推廣自衛之戰，變作攻掠之戰。

根本推翻派（急進派）覺得法蘭西是來攻的，就被這種感情所動。其在巴黎，自從退耳與甘必大（Gambetta）說過很激烈的話之後，有十個人不肯投票籌餉。其在柏林，李普克尼希與倍伯克不投票，因為他們要躲避衛護俾斯麥或拿破崙的政策。在社會主義的民主黨裏頭，有人批評這樣態度，初時我們在一個社會黨的報裏頭見有這